

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

⑥1

张宪文 主编

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

⑥1 日军官兵日记与回忆(下)

王卫星 编
叶琳 李斌 等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

⑥1 日军官兵日记与回忆(下)

王卫星 编
叶琳 李斌 等译

23. 攻击南京

板根照

编者注：板根照，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第二小队第二分队。

攻击南京进入第二天。白天，敌人展开反击，子弹不断射向我们，可到了晚上，敌人的攻势就渐渐地减弱了。我军不失时机地利用夜幕前进。前方的路一片漆黑，右边的紫金山因敌人放火而熊熊燃烧着。敌人的子弹不断地飞来。我军越过了旱田、野战工事和高地，坚持不懈地行进着。夜渐渐深了，自攻击开始以来一直没有休息，身体稍微感到了疲劳。这时，中队下命令在附近宿营，我不由得露出喜悦的神情。

然而，已到了敌人前方 300 米处，不能疏忽大意。大家全副武装进入房屋里。枪炮声不绝于耳，我在一户人家里根本无法入睡。在片刻休息中，因为我要担任哨兵，所以爬了起来。起来一看，枪炮声仍没有停止，子弹或高或低落在我的面前和脚下。

漫长冬日，天渐渐亮了。枪弹、迫击炮弹猛烈飞来。不过，我们的士兵英勇顽强，丝毫没有畏惧之色，一边遥拜渐渐升起的朝阳，一边感谢自身平安无事。他们脸上浮现出笑容，一边摩拳擦掌，一边准备攻击前进。看一下战友，大家脸都没洗，密切注视着敌人的方向，彼此紧紧握住手，互相预祝胜利。大概在上午 11 时左右，中队长下达了前进的命令。

攻击南京的第三天。今天说不定就能看见南京城了，我一边抑制着激动的心情，一边紧随着小队长。不过，敌人也不甘示弱，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不断地进行顽强的抵抗。敌人凭借紫金山高地，让我军大伤脑筋。尽管天上有战机，地上有战车，都在猛烈地攻击，但是不顾死活的敌人看上去不像要退却的样子。然而，中队必须前进，不能因为敌人众多而退缩。退缩就不是士兵，也不是军队。敌人的迫击炮弹又向我阵地射

来。彼此的炮弹在我们前方 30 米的地方落下。注视着前方的中队长头上落满了沙土,但他还在察看敌情。此时,大家看到了闪亮的军刀,这是前进的命令。在分不清是硝烟还是尘土的情况下,部队继续前进。到前面一看,前方有一座房屋,不过,其墙壁已经无法用来隐蔽,尽是残存的立柱,即使想利用也不可能。在前方 300 米的山脊上,有重机关枪和步枪掩体的枪眼。扇形的火舌不断从枪眼里喷出。攻击的第三天,夜幕终于要降临了。这时,我军如同田间的野鼠一般,逐步攻击前进,敌人终于开始退却了。我们越过了一条小河,正要继续前进,啊,前方有带刺的铁丝网。要剪断铁丝网却没有钳子,无奈之下只好用刺刀猛砍。包括小队长在内全体人员终于都到达了山麓。依靠敌人藏身的堑壕,我们甚至占领了半山腰。我们在此歇了一会儿,接着,中队主力又向右边的西山发起了攻击,队长冲在第一线,占领了西山。

“万岁”的欢呼声响彻山野。日章旗高高地飘扬在山头上。这时,敌人的手榴弹爆炸了,我情不自禁地为中队主力祈祷平安。转瞬间,残余的敌人向我们发起了最后的反击,但是他们不敌我们正义的刺刀,终于退却了。

经过苦战之后,在被我们占领的两侧山头上,部队一边互相联络,一边枕着背包休息了一会儿。夜越来越深了,后续部队还没有到来,中队孤军奋战。敌人也许知道了我们的兵力,进行了猛烈的反击。惦记着部下的中队长终于下令中队集结。趁着夜色,我们与中队主力会合了。接着,我们一个中队固守着立于敌人阵地中的西山。夜渐渐深了,寒气袭来。小队长出于对部下的关爱,来到我们这边说:“喂!正面的敌人可是训练有素的,你们要深挖战壕!”说完就走了。啊,如今想来,这也许是上级最后的话语了。尽管夜已经很深了,可上级却满脸笑容,为部下着想。听了他的话,真是感到一阵温暖。这天夜里,我们就按照命令,在山上用小铁锹挖战壕。山上有许多小石块,很难深挖,然而当搬出了脑袋般大小的石块后,战壕便很快地挖深了。挖完战壕后我们歇了一会儿,这时从右方传来了分队长的声音,他提醒说:“敌人好像从后面转过来了,要注意,姿势要低,不能松懈!”我们回答:“是!”正当我们监视敌人的时候,左边响起了敌人袭击的声音。此时没有月光,什么也看不见,只能听到

战友的声音。只听见先前一只手拿着刺刀，一边前进，一边砍倒敌人而精神振奋的森下和衣川两人在战壕上面笑。跑到跟前一看，在平安无事的战友前面，三三两两地倒下几个敌人。数了一下，啊！竟然有七个敌人，一个叠一个地倒在那里。

东方很快就泛白了，旭日东升，我和这两位勇敢的士兵一起，遥拜着冉冉升起的朝阳。哎，攻击的第四天了，不知能否看到南京城。

[大东信祐编：《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(坂队)

支那事变出征战友的手记》，靖国偕行文库藏。

检索号：202732・396・5i020・H]

(张叶玉莹 叶琳 译)

24. 南京战地生活的感想

增田义信

编者注：增田义信，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第三小队。

时间是1937年12月13日。就连首都南京最坚固，且敌人引以为豪的中山门也被我们大野部队占领了，南京陷落了。

作为大野部队先头的我们西崎部队，在入城后果断扫荡了城内外的残兵败将，并驻扎在白水桥附近。作为市内警备部队再次进城是在12月20日下午1时。

西崎部队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人，他就是我们勇猛的中队长，即我们的坂中尉。他所率领的坂队可以说是勇将下面无弱兵，个个都英勇顽强、精明强悍。在长达数十天的激烈战斗中也没有一点疲惫不堪的样子，队伍威风凛凛地受命走在西崎部队的先头，从留有激烈战斗痕迹的中山门进入城内。就这样，从20日到26日，中队驻扎在国民大会堂附近的电话局所在地，做好了迎接下一次战斗的准备。其间，中队长迅速完成了武器和被服检查，以做好战斗准备。

入城后不久的23日，在国民大会堂供奉阵亡战友的英灵，举行了联队联合慰灵祭，全体人员都参加了，虔诚地祭奠已故战友的英灵。听着从军僧人的祈祷，悲伤的眼泪更是禁不住往下流。愿他们化作护国的梁柱！

这时，我们西崎部队接受了最为光荣的任务。包括中队长在内，大家紧张的脸上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，大家向神明发誓，排除万难，全力以赴，坚决完成这项重要任务。这一光荣的任务就是护卫朝香宫鸠彦王殿下。他作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，亲自指挥三军。

渐渐地我们西崎部队在大野部队，不，在整个师团威名天下。大野

部队在全军中战功显赫。西崎部队的精兵是大家所公认的。我们确信，中队在全军将成为日本第一的中队。

我们中队被选为指挥全军，向全军发号施令的朝香宫殿下的直属部队，在敌国首都得以重用。有人对这一荣誉激动得落泪。12月26日正午，我们到达了军司令部，从第九师团手中交接了任务，包括中队长在内，中队担任警卫任务。

×月×日

军司令部位于市内繁华的中山北路的东侧。其建筑是一栋叫做“首都饭店”，有着别致铁灰色的西洋式公馆。西崎部队主力驻扎在军政部所在地，只有坂队单独驻扎在支那新生活运动的产物——文化住宅街。

有的房屋是陆军中将的公馆，有的房屋是国民政府某要人的官邸。我们的警卫工作每24小时就轮流交接换岗。虽然是在战场，但是一回到中队的宿舍，就感到仿佛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舒适。虽然分队全体人员都住在里面，房间就显得有些狭小，但是房间里有壁炉，有沙发，相当气派。此后不久，电灯也亮了。

没有了战斗期间那样的寒冷。做饭、吃饭时都不必像雄狮那样始终保持着警惕的耳目。可以不必去子弹横飞的河边打水了。我们这些满身战场的尘土、习惯了战场上艰难困苦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喜悦。这是战胜国的一种特权。啊，战败的中国官兵果真去什么地方挖掘自己的墓穴吗？

首先，我们不停地写信，将自己已经安定下来的消息告诉在家乡焦急等待的父母。

×月×日

战地的年末也有年末的工作。站岗结束后一回来，我们就扛着铁锹，沿着中山北路去飞机场清扫战场。我们感到自己的脸上容光焕发。装载着粮秣的辎重车辆接连不断地沿着柏油马路行驶而来。系有红色行李签的是新年的用品，这都是从扬子江水运到下关后卸下来的。甚至

得到消息说市内各处都有日本商人开设的野战小卖部。再见了，多事的1937年！

1月1日

岁月更新，迎来了繁荣昌盛的1938年元旦。

中队全体人员在路上面向东方列队，在队长的号令下，远远地遥拜在九重云霄的皇宫。大家在各自的酒杯中斟上恩赐的酒，祝福皇国威武繁荣，为感谢圣恩无量而干杯。

在中队办公室庭院的正面设有一个祭坛，里面供奉的是我们队19位战友的英灵。

我们的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而默哀。分队的餐桌上早就盛满了新年的佳肴。这都是从祖国寄来的山珍海味。有令人怀念的年糕，还有被打开的酒桶，对好酒的人来说今天可是完美无缺了。喜欢吃甜食的人也得到了丰富的零食。

晚上，在中队的娱乐室举行了一场大型演艺会。由各小队自报姓名的各位艺人勇士演出。有的大喊大叫，有的扮演如花似玉般美貌的年轻姑娘，全场的人都被晚会的气氛所陶醉。天亮就是新年了，真是愉快的一天。有打扑克的人，有围着棋盘下棋的人，有打麻将的人，有神情专注地弹着钢琴的人，有喝着酒低声吟诵的人。战地的新年热闹非凡。

×月×日

军司令部的警卫以军司令部为中心，在六个地方设置了岗哨加以警戒。特别警惕那些可疑的支那人。晚上为了防备敌人空袭，对灯火也严加管制。我们把二楼的一间屋子作为休息室，这间四周都是红松墙板的房间天花板被篝火烤得一片漆黑。“喂！换岗了”，这是步哨长的声音。被叫到名字准备上岗的两个人忽地一下就起来了。他们就拿着枪，黝黑的脸上只露出洁白的牙齿和眼睛，说：“这就来上岗。”说完就和步哨长一起去了外面。夜已经很深了。

南京的夜晚受扬子江的江风影响，非常寒冷。步哨长望着身穿夏季

外套站岗的部下背影，从内心表达着深深的谢意。下岗的人回来了，因为不能马上入睡，就往篝火中添了一块大木板。烟雾弥漫了整个屋子，他打开面向主干道的窗户，将被火烤热的脸颊伸到户外透透风，并俯视着外面。深夜的中山北路稀稀拉拉地行驶着军用汽车。刚换上岗的战友叫住了一辆汽车，大喊道：“喂！不是说汽车要管制前车灯吗？在这之前的第三个步哨那里就提醒你注意了，通过那里后还可以再开车灯吗？你要这么做我就不让你通过这里！”他像个一等兵，非常出色而警惕地站着岗。步哨长情不自禁地微笑了起来，从事今天这种光荣的警卫执勤工作并非易事。我有一种预感，只要占领了南京，等待我们的将是光明的前途。在不断向南京进军的战场上，想必多么期待着能有今天啊。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换来的喜悦心情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才好。忍着感动的泪水，入城的那一天怎么也无法忘记。这是现实还是梦境？在打盹中，紫金山东方的天空开始泛白了。

一个人去河边洗脸，站在路旁仰望着天空，天正好亮了。只见像鸟儿一样的飞行大军从长江上空席卷了整个南京的天空，并大举南下，其场面十分壮观。飞得最低的是侦察兵吧，在高空翱翔的一大群是主力吧。他们舒展着同样的翅膀，整齐画一地展翅翱翔，这不由得令人想到，神兵的冲锋也是如此吧。

据说自古以来，我日本国一旦有事，国内的鸟儿就会全部从军，奔赴各地，因此，剩下的鸟儿就很少了。翱翔在江宁上空的鸟儿们！其中具有大和魂的鸟儿占了一大半吧，停留在远古神武天皇时代神帝大弓上的金鸕的后裔也一定在其中吧。

“看啊，那只鸟儿！”“啊，飞行得多壮观啊。”“看，最先头的一群多么强大啊！”我们尽情地目送着这些无言的朋友们。向南飞去的是鸟儿，而划破朝霞向西北方向飞去的是友军的重型轰炸机编队。飞吧，载着我们的心！

×月×日

点名的号声打破了拂晓的梦，大家猛地爬起来拖着军靴就出去点名了。负责炊事的人已经起来了，正催促支那苦力准备早饭。美美地睡了

一觉醒来,清晨的心情十分舒畅,难以形容。今天的南京又是万里无云。一整天我都没有执勤的任务。今天一天做什么来消磨时光呢?一边想着这些,一边走向点名场。

点名、遥拜结束后回来吃早饭。早饭有香喷喷的酱汤。

围着暖炉,首先扑通一声倒在沙发上,抽上一支烟,开始徐徐地吞云吐雾。这种感受实在是惬意,我祈祷着这样的日子永远不要过去。当和平的阳光射进窗户的时候,在街上,女孩子们手拉着手,一边高声说着话,一边行走。我打开门来到阳台向下一看,冬季枯萎的梧桐树在河面投下了树影。阳光一点点融化河面上的薄冰,使树影渐渐清晰起来。行走在马路上的男人、老人和孩子都手拿日章旗。《新川柳》中有这样一句:

“日本军人一入城,就出现了国旗。”

这大概就是证明自己打算在我们日本军面前投降吧。现在,对皇军开始高度信赖的他们认为,只要手拿日章旗就绝对安全,也许认为它具有驱邪的作用吧。这是多么恬静的景象啊。但是,任何人在破坏之后都会以建设为下一个目标。尚有战斗痕迹的繁华街道依旧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所。每户人家都和战前一样,生活还在继续着。这种情景应该和国内没有什么不同。在这一景象中,与和平不相称的大煞风景的防空壕,一侧还开着一个黑洞洞的出入口。在这个大都市的路旁,到处都建有防空壕,在这里的河堤上也建有防空壕,它显得非常落魄,令人产生一种悲哀之情。在这里面确实还遗弃着一两具支那兵的尸体。那发黑的临终时的面部表情,似乎在诉说着反抗和平的最终下场。忽然,肌肤感到了寒冷,我便进入了室内。

×月×日

今天要把收到的粮秣登记下来。

主食有白米和面粉等,以及酱油、酱汤、砂糖等调味料,还有鱼肉罐头类副食,这并不稀奇。最近开始收到了干蔬菜、冷冻鱼,这还是第一次看到。还有芋头、牛蒡、壬生菜、大粒红豆、葫芦干(条)、羊栖菜、海带、冻豆腐、鲷鱼、金枪鱼、鳗鱼、江米条、冰砂糖、硬豆、羊羹、牛奶糖等等。至

于酒，每个小队分到三斗^①左右。酒是用草席裹着的木桶装的，即使是许多酒鬼也喝不完。收到这么多的东西，就连自认是好吃甜食的权威人士仅仅看了羊羹，都会感到心里发堵，实在不敢当啊。

完成这么多食品的包装，并将其寄来，想必国民上下同心、团结一致的决心发挥作用了吧，而且这其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凝结着他们的艰辛。这种赤诚之心怎能不打动战场上的我们的心呢？我们目睹并感受到了以下鲜明的对比。

作为敌人的支那军队又如何呢？以军队的名义，打着战争征用的旗号，随心所欲地在自己的国家掠夺，国民连饭都吃不上，大多数人都是穷光蛋，根本没有什么物资送往前线。那些受欺骗、被派往战场的支那兵必须为那点少得可怜的给养而卖命。本应该保障他们给养的政府，却以战争的名义将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在他们当中也有为国捐躯的人吧，但是又有谁来保障那些在故乡等待亲人归来的老人、妇女和孩子的生活呢？！说起来，这就是缺乏勇敢精神的战败国的现状吧。支那兵啊，你们在为谁卖命呢？

兵站部配给我们的粮秣物品当然应该接受。当然，我们对以完美无缺而自豪的皇军各机关心存感激之情也是人之常情。

慰问袋也分发了几次。（慰问袋里有令人高兴的便笺。）

我从陌生人那里收到了一份亲切的捐赠。慰问信是一位小学生写的。信的内容率真、朴实，每每让人露出微笑。信的结尾部分写道：“士兵叔叔，请给我写信。”于是我马上写了回信，并寄了出去，这也很有意思。收到了故乡的朋友寄来的一个小包裹，里面放了一面我非常想要的崭新的国旗。

听说祖国的某位资本家寄出了很多慰问袋，希望发到全体出征军人的手中。我们士兵后来听到这件事，在对他个人的这种行为表示感谢的同时，也对多数战友得到相同的恩惠而感到高兴，并且认为他的品格高尚。

正如歌词中说的“虽然狭窄，却是我快乐的家”那样，此时，有了地道

① 日本容量单位，1斗等于18.05公升。

的日本人做的菜肴,尽管房间狭小且人数众多,但屋内充满了欢乐。

往河流中投掷支那兵留下的手榴弹炸鱼,将鲤鱼做成了生鱼片。不知名的河鱼也很新鲜好吃。于是有的分队擀起了面条,接着每一个分队都争先恐后地擀起了面条。在战场上,只有醋一次也没有喝到,也许醋是多余的调味品吧。

×月×日

今天是军司令官朝香宫殿下视察战场遗迹的日子。所以对他所走的路线进行警戒。听说贺阳宫殿下也要驾临光华门和军官学校。

让我们负责这么尊贵的人的警备,要是在平时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的。我们为能获得这样的机会而感到幸福。中队在黎明时分就起来出发了,在市区繁华的道路上进行了部署。在某些地方,虽然已经到了预定的时间,可是他们的汽车最终没有经过那里。后来听说是改变了路线,令人大失所望。也许是心理作用吧,感觉饭盒里的饭也是冰凉的。我心想在他们返回的时候该不会改变路线吧,于是就在军官学校的正前方等候。到了预定的时间,熄灭了篝火,各就各位。又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。

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左右,驶出大门的高级轿车的前灯突然一下子照亮了道路。此前,每次传令兵都骑着自行车连呼:“出发了、出发了!”可紧接着就传来了取消刚才传令的消息。大队长和中队长都紧张地在门前徘徊。由此可见,他们承担着数十倍于我的重任。

我一边想着也许是地位太寒碜了吧,一边等待着。晚上9时许,他们的汽车静悄悄地驶出了大门。殿下边举手还礼,一边通过了这里。我们顺利地完成了重大任务,情绪高涨地向两里之外的市内行进,并唱着雄壮的国歌返回了宿舍。

×月×日

在国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一场由军主办的大型演艺会。祖国各地的民谣舞蹈,勾起了我们缠绵的思乡之情。勇猛的武士一登上舞台,不禁使人产生疑问,这是来自什么地方的武艺呢?与此相比,由南京市民

中的志愿者表演的支那戏剧虽然场面浩大,但由于语言不通,令人感到稀里糊涂,所以不足以引起我们的兴趣。

中队也组织了大型表演参加了这个大会。

在志愿者当中既有外行,也有内行。在战场上,他们手握刺刀为国家效忠,在表演上也能令男人落泪。确实让人感到“艺术长久,人生短暂”。然而在那个国民大会堂里,也有滑稽可笑的外行表演。我们中队的第一名非艺技高超的××君莫属。

只有他才能以坂队的名义踏上南京的这个大舞台。他一定也想作为帝国出征的军人,在今天这个愉快的日子,在这光荣的舞台上充分表演。

但是由于节目的关系,他不得不退出了表演。虽然作为坂队的我们对此也感到遗憾,但是想必他更有遗憾终生之叹吧。当然这是后话。正如主持人 H 准尉所宣布的那样,这次演出一直持续到夜里 12 时。

中队长是一位比任何人都热心的观众,让人“扑通”一声坐下,到了这么晚还在应酬,最终一定是大家都觉得拗不过他了。不管怎么说,可以看得出中队长也很喜欢艺人,而且我们也很想恭听一下他有一位什么样的太太。

×月×日

现在用什么语言才能表达对已故战友的思念之情呢?虽然我们已平静下来,但有时对他们的思念却总是萦绕在脑际,挥之不去。尽管只是一些老套的话语,但是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,无论是寒冷还是温暖,思念之情总是围绕在英灵们已永远化作护国之魂的战场。在紧裹着毛毯的深夜,无论怎么睡,脑海里还是一个劲儿地浮想联翩,直到天快亮时,精神还很兴奋。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不眠之夜。

男儿的死是多么的壮丽,多么的震撼啊。我把对战友 F 君和同乡 C 君自现役以来的回忆,以及他们的奋斗史寄托在笔尖上,详细地记录下来。自从和他们永别之后就想把这一切都写下来。然而,我所完成的一篇文章无法完整地再现他们的功绩。战友啊,请原谅我这个没有文采的人。我一写这篇文章,分队的人,不,甚至全中队的人都一个个彻夜写起

了一篇篇短文。这样，坂队就完成了一部合作的文集。标题为“阵亡者战功美谈集”。坂队长把它奉献在最爱的部下灵前，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。

×月×日

首都南京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魅力和回味。但是，由于军的作战需要，我们部队调转锋芒，开始转移了。

1月23日下午1时，我们离开了已经习惯的宿舍。分队雇佣的苦力们大多是在战斗期间一直雇佣的家伙。虽然国家不同，但是为了对抗暴戾的支那国民政府军而战斗，同样是为了中华民国各民族永远的幸福。李常然是出生于丹阳的一位男子。他说今后去难民区生活，并很快将家人从丹阳叫来，在南京生活。孙钧益毕业于商业学校，现在已经是一位父亲了，只有他识字，活干得也很好。你们就健康地生活吧。

出了挹江门，在下关码头乘上政府租用的船只。第二天早晨，五千多吨的大船，划破扬子江上的晨雾，向下游驶去。这是一艘大船，士兵们都在赶造的临时木板房里。一个分队十三四个人拥挤在约四张榻榻米大小狭小的空间里，所以感觉相当不舒服。

因为寒风刺骨，所以为了能在这里忍受五六天，房间里都铺上了麻袋，并想方设法取暖。我们享用了船上提供的果子露和香烟等，感到很高兴。

我来到甲板上看了看，西岸阴沉沉的，云雾缭绕，就要下雨了。波涛汹涌的扬子江和与之相称的大平原真是壮观啊。

有的地方即使用肉眼也能看到那炮台上的巨型大炮，有的地方能看到翻倒在岸边被遗弃的带有两个长长烟筒的军舰。那是外国造的军舰，可它是支那军的、美国的，或是英国的军舰？

我们虽然正凝视着在东洋历史课上所听到的扬子江，却产生不出任何兴趣，看到的只是现今的支那那依旧荒凉的景象。具有“魔川”之称的扬子江像永远的诅咒，重演着历史，吸食着血肉，并吞噬着许许多多的生命。

右岸是一片散落着稀稀拉拉枯树的空旷的江苏大平原。左岸到处耸立着巍峨苍劲的岩石。又一天过去了。为了联络,船在上海只停了约两个小时,接着就驶向了茫茫大海。

我们向何处转进?海之神啊,再次保佑我们吧!

[大东信祐编:《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(坂队)

支那事变出征战友的手记》,靖国偕行文库藏。

检索号:202732·396·5i020·H]

(张叶玉莹 叶琳 译)

25. 泥与血之中

赤尾纯藏

编者注：赤尾纯藏，1909年出生于天津市赤尾町，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。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联队第二中队长，步兵大尉。

（献给牺牲在大陆战线日支两军的英灵）

第一章 进攻中支那

一、白茆口登陆

乘船后的第三天早晨，武田在船内突然醒来，看到大海被浓浓的晨雾笼罩，眼前所见到的海水呈黄浊色。不久，雾散了，在右舷方向，远远看到了水平线那边的陆地。

性急的武田登上甲板，观察前方，望见十几艘足有六七千吨的黑色船只，在海面上航行，十几架飞机在空中飞舞。在正前方陆地的附近，军舰和像是军舰的船正朝着陆地开炮。轰、轰，看见了异样的白烟，接着就传来了炮声。

随着船只的前进，陆地在船舷两侧扩展开来。海水越来越黄，浪却越来越高。当他远远看到在左手边红色坦克状的建筑物不久，船就在大江里逆流航行。

武田竖起耳朵，隐约听到从陆地方向传来的如炒豆子般的机关枪声。

“登陆作战，到血流成河的上海战场去！”

那一瞬间，他感到非常紧张。

武田他们溯扬子江而上，于11月16日下午在吴淞上游十余哩处的白茆口完成登陆。

数日前，他们所经过的满洲结满了冰，寒冷刺骨，但这附近却还是秋天。

登陆的那天刮着大风，还夹着小雨，江边的竹篓在风中摇摆。这自然风景很像日本，他们甚至感到仿佛回到故乡般的亲近。但是，这片土地却是属于同种文化的日支两个民族交战的血腥战场。

作为第二批登陆的部队，江岸上尸横累累，暴露在炮火下被残酷摧毁的民房残骸，这情景深深地映入了他们的眼帘。而且，他们最先听到的声音就是从前方传来的敌我双方作战的枪炮声。

事实上，在这登陆的一瞬间，他们中的很多人感到了对祖国无法切断的思念，并期待着早日恢复和平。但是，现在顾不了这种心情，他们自身也是被强行卷入战争中去的，毫无反抗之力。

二、江南少女

在上海顽强战斗的敌军，在杭州湾登陆部队和白茆口登陆部队的夹击之下全线崩溃，并开始撤退。但是，在上海持续三个月苦战的我各部队也损失惨重，无力追击。

武田他们在北支那战场行军中锻炼出来了双腿的耐力，此刻作为新锐大部队代替战斗力减弱的上海派遣军，从扬子江南岸向南京进击，追击败敌。

战火四起的江南市街的惨状，实在让他们不忍目睹。放眼望去，通往四面八方的小河里，随处可见成群的民船，以及（江南的）人们让孩子和老人乘上船，或者小船满载着家庭财产和工具慌忙逃窜的情景。大家深感国土沦为战场，对这个国家的国民来说是多么悲惨的事。

没有船只的日本军登陆后沿着小河边的小道排成纵队向西前进。因为持续下雨，狭窄的道路很滑，有不少人和马滑入河里。部队虽然来到了中支那战场，但所体验到的却是和在北支那战场一样，非常艰难。

在篱笆的影子下，小道的拐角处有一个如画一般美丽的少女，一个人寂寞地站着。她穿着红色带白花纹的旗袍，头上有一点装饰，时而望着不断经过的日本兵，一副欲哭的表情，时而流露出好奇的表情伫立着。

所有的人立刻就明白了，她可能是在得知日本军逼近的消息后双亲